

The World Classic
Detective Story

世界

侦探

小说

经典



惊险曲折
逻辑推理
匪夷所思

3

贺年 主编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The World Classic
Detective story



世界
侦探小说

贺年 主编



3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侦探小说经典 / 贺年主编. - 甘肃
人民出版社, 2002.2

ISBN 7-204-03944-0

I. 世… II. 贺… III. 侦探小说 - 作品集 - 世界
IV. 1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10337 号

世界侦探小说经典

贺年主编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鑫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9

2002年2月第1版 2002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 册

ISBN 7-204-03944-0/1·696

定价:27.80 元

目 录

报应不爽	[英]卡尔罗斯·艾伦(1)
联手作案	[日]天藤真(8)
现身说法	[英]卡尔·希克斯(32)
昭然若揭	[美]埃勒里·奎因(42)
鬼电话	[英]哈利·厄休拉(64)
容身之处	[美]内德拉·蒂雷(73)
黄鹿庄园的危险	[美]多罗西·B·休斯(85)
蜡色之脸	[日]都筑道夫(106)
天网恢恢	[美]夏洛蒂·阿姆斯特朗(128)
会说话的獾鼠	[英]皮埃尔·内莉(143)
有郎如狼	[美]安东尼·鲍切尔(154)
死亡之恋	[英]劳拉·凯特林(174)
臭味相投	[日]海渡英祐(182)
肉贩们	[美]彼得·洛夫西(202)
血祭	[英]希拉里·哈登(219)
养蝙蝠的孩子	[英]拜伦·科内尔(228)
祖母为女士的犯罪	[日]森村诚一(237)
悔恨之岛	[英]古尔德·费伊(261)

报应不爽

〔英〕卡尔罗斯，艾伦

他跑了又跑，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一些石头绊倒了他，磨破了他的肘和膝盖，他顾不得疼痛，爬起来又跑，他必须摆脱后面追捕他和狗的人。他跑过一些树林，又越过一大片农田，最后他扑倒在一棵独立的树荫下，说什么再也跑不动了。他喘着气紧抱着树，两手都已汗湿。一道道的汗流，像小河似地在他灼热的脸上流着。他的散发像野草般黏在额上。一轮满月从云端探出头来，皎洁的月光把原野照得通亮。这是一幅好的月光景色，他却没有心情去欣赏，他只在心里喃喃地骂着：“老天，别露出你的臭脸来，臭月亮！”他仍然不断喘着气，在想着如何再往前逃。还好，没多久月亮又隐入了云堆里去，大地又恢复一片黑暗。他的心宽慰了一点。

他挣扎着站起来，两脚沉重，还是有点站不稳的样子，他又倚靠着树干，闭上眼睛想休息一会。他用手背擦了擦脸上的汗。只见身上的囚衣已经弄得脏乱不堪，背上划破一道大伤口，那是在爬铁丝网时被拉破的，而且还流着血，刚才还没感觉到什么，现在给汗水一淹，真的是好痛。他已经疲惫不堪，但却知道自己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赖在这里休息，他必须继续逃下去。追捕的人离他不会太远，何况他们还有那些嗅觉灵敏的狗。一想到狗，他似乎听到后方远处，隐隐约约传出了狗吠声，这使得他汗毛倒竖，额上的汗又流了起来。不错，他们现在是用狗在追他。

他曾经在监牢的操场上看到过这些黑色的警犬，一条条面目狰狞，个儿庞大。不管这些犯人是在放风吃饭作工，或是晚间回到囚室里去后，都看到这些警犬在监狱四周巡逻，有时候，它们围成一圈，黄色的眼睛瞪着这些囚犯，他们的每一个细小动作，似乎都逃不过它们的眼睛。稍微有一点逾矩的地方，某条狗就会掀起鼻子，露出白森森的利牙，低吼着作警告。似乎随时随地想撕裂你一样。

他蹒跚着离开了树干，面对着狗吠传来的方向倾听着。狗跑得如此之快，你绝没有办法跑得过它们的，只是他有他的办法，总让狗找不到他。他每次都消掉了痕迹，使得那些老狐狸似的警察，费了好大的事才把他侦破逮捕，但这还不能算完，因为他最后还是利用“巧诈”把他们耍了。他一想起陪审团的那些人的脸，他就忍不住笑出声来。他在法庭上装疯，而那些陪审员也随着他的疯状，脸上表情千变万化。有的人皱眉头，有的人低头沉思不语，但到最后，他们的脸上都浮起了同情。他装着和身边看不见的一个小人儿讲话，当时他的脸上还时时出现微笑，他告诉法官说，他杀这个女孩是奉了月亮的命令，月亮向他眨眼睛，他就不得不听从她的。当时陪审团席和旁听席上都响起了一片哄笑和窃窃私语声，然后是一片可怕的沉寂，这时候陪审团退到休息室，在那里磋商投票来决定他的生死。

现在一想到陪审团的决议，他忍不住大笑了起来。那位陪审团代表宣布说：“布兰顿，我们发觉你有罪但神志不清。”“哈哈，有罪但神志不清！”他们一点都不明白，他比他们中间任何人的神智还要清明，这就是他的巧诈，他们有谁能比得上呢？“哈哈，有罪但神志不清！”他笑着笑着，笑出了眼泪，再又笑了一会，实在忍不住在地上打起滚来。

但突然间，他再也笑不出来了，笑声一下就噎在喉咙里，

再也笑不出来，因为他听到狗吠声向着他这个方向来，而且是越来越远，于是他急着在刺人的灌木丛找路。突然间他找出一个可以击败这些狗的方法来了，这里就有一样能够击败狗的武器，那就是水，这黑色流动的河水。一旦他进入这股河水，河水就会洗掉他一切气味的痕迹，他可以绕过大圈子在对面上路，再精明的狗也会因为气味的中断，急得在这一岸团团转，想到那些狗围着原地急得狂吠的情景，他又忍不住笑了起来。“来吧！老狐狸，你终于找到了逃生之路。”

他跳入水中，水深不过只到膝盖，可是一阵痛透澈心肺，“老天，水好冷！”他倒抽了一口气，不禁打了一个寒噤。在激流中走了一段时间，渐渐习惯了水的凛冽，不觉又胡思乱想起来，他不知道狐狸是否会游泳，假若会游的话，那在狗追的时候为什么不跳下水去呢？就在他想着这些的时候，不知不觉已到了河中央，他一脚踩空，水真漫到他的颈子，他不得不游起泳来，老天，大概狐狸是不会游泳的，否则在狗追它们的时候，不会不跳到水中去，好在他是个人，而且还是个会游泳，否则今晚真是不堪设想。

他不知游了多久，终于游到了浅水处，就在看到对岸时，他吓得魂飞魄散。只见岸的远处闪着一道黄色的亮光，他定神想了想，警察不应该来得这样快，他们不会算得这样准，就在他要上岸的地方等着他。再看看这不像车灯，也不像手电筒的光，似乎应该属于家屋内露出的灯光。也许在那里住得有人家。他走上泥淖的对岸，爬上了山坡，果然看到坡上就有一幢独立的小屋子，而灯光就是从它穿子里射出来的。

在那间小厨房里，桌上有一盏煤油灯在摇曳着，一位白发的中年妇女正在准备餐桌，她嘴里愉快地哼着，她年轻的女儿端着两盘热腾腾的马铃薯摆到餐桌上。她摇摆着满头的

金发说：“妈妈，我想什么都已准备好了，我还帮你切了一些面包，你看够不够？”

“谢谢，只要一点就可以了。”说着，母亲又放了一盘冒着热气的菜在桌上，然后看着女儿用一把大切肉刀准备切面包时，她停止了动作开口说道：“帕蒂，下回到镇上去的时候，要记得买一把面包刀来，只要看到这一把刀时我总会感到心惊肉跳。”

女儿把刀和面包都放在桌旁边的一张小桌子上，再把切好的那几片用盘子装好端到桌上来。母女俩坐了下来，正在准备开始要用餐时，门忽然被冲开了，一条灰色的人影跑了进来，抓起了桌上的刀子，转脸面对她们。母女俩都吓得尖叫，在这个男人还未说话以前，她们已缩在墙角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“闭上你们的嘴，听我的话，否则我就割断你们的喉咙！”

他站在她们面前，灰色的囚服上还滴着水，头发是湿漉漉的。他以低沉而沙哑的声音威胁着说：

“看清楚了吗？我是个逃犯，你们得照顾我一直到我离开这里，假若你们有任何旁的主意，就算我饶得了你们，这把刀子也饶不得你们”，他挥动着刀子在她们面前左右晃动。

过了一会，他就发现这间小屋有一个地窖，这是个最好的藏身之所。他更明白，这些警察也快追到了，于是他不客气地在餐桌前面坐了下来，狼吞虎咽的大吃一顿，然后脱下囚衣，并且在某个箱子里找到一套男人的衣服。这时候，有一些手电筒的光芒已走向这间屋子来。他一手抱住帕蒂，一面很快地向她母亲提出警告，假若她向警察露出半点口风，她就会知道她女儿在地窖里会有什么样的命运。于是他拖着这个

已吓得发不出一点声音的女孩下到了地下室去。

这位心跳激烈两手发抖的母亲盖上地窖的盖子，又把地毯盖了回去，还端了一张摇椅摆在那上面。

在地窖里，布兰顿把帕蒂压在墙上，一只手捂着她的嘴，另一只手拿着切肉刀横在她的颈子上。只听到上面她母亲的声音传了过来：

“没有，先生，我没有看到任何人到这里来。”

“李太太，今晚你得把门窗都关好锁上，我们跑掉一名囚犯，他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。”警察说。

“啊！老天；他到底干了些什么呢？”帕蒂母亲的声音因颤抖而尖锐。

“嗯，太太，”说话的人咳嗽了一声，显示出有点犹豫。“嗯，他强暴了一个女孩，并且杀了她，这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。”

“啊，老天，这真吓死人！”

这时候，布尔顿感到紧靠在墙上的帕蒂，全身也紧张得僵硬起来。楼上面又传过来声音在说：

“从那方面看她都是个好女孩，她的名字叫金蒂，他把她切成一块块，丢在伦敦的各地，因此你明白有关紧门窗的必要了，不过也不必太害怕，在天亮以前，我们一定会抓到他的。”

接着是几声道别的声音，然后脚步声远去，门也关上了。布兰顿在黑暗中微笑，他紧压着这女孩靠在墙上的身体，用着调笑的口吻说：

“你听到没有，最好今晚你对我顺从一点，你听到了没有？”这个女孩点了点头。

他走出地窖时，仍然不时挥动着手里的切肉片。他命令

这两个女人拿些垫子到地窖里去，要她们今夜睡在地窖里，而他却要睡在上面的长沙发上。等到她们走进地窖以后，他又把整个小屋子搜索了一遍。他找到十一个英镑，一只金表，一件深蓝色的大衣，一副太阳眼镜，还有一件睡裤，他装好了这些钱，然后脱下衣服穿上睡裤，睡到长沙发上，盖了几条毯子，刀还是放在近手可得的地方。

他躺着看了看黑黑的天花板，一边在心里想，今晚的事他的确干得漂亮，忽然他听到地窖的门响了一下，他跳起来抓住刀。但眼前的情景使得他松了下来。从地窖人口出现的是帕蒂，她穿着一件黑色的紧身亵衣，胸前两只乳峰高耸，突出而又结实，奶头的部分都隐约可见。他倒抽了一口冷气。两年来他从未看过穿这种服装的女人，更别说是接触女人了。他所看到的尽是一些穿着白色制服的女护士，脸死板得就像女巫一样。难道说这是梦？穿着这样暴露的大美人在微笑着向他走过来。她晃了一下金色的头发，在灯光下就像点点发亮的金丝。她妩媚地偏着头对他说：

“你不是要我今晚对你好一点吗？”她颤抖着的胴体使他心旌摇动，眼花缭乱。他的刀不自觉地掉在地板上，他张开如饥似渴的双手紧紧抱住了她。他手上不停地抚摸着温香软玉的胴体，月光离不开这张如花似玉的脸。他却未发觉这位半裸的女神手里却抓着一只酒瓶，就在他神迷意乱的时候，对着他的头上来了这么一下，他只觉得眼睛一花，那对柔软的乳房离他远去，黑暗就像帘幕一样，在他眼前降了下来，随后他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等他再睁开眼睛时，只觉得头好痛，他呻吟一下想站起来，可是发觉自己办不到。等他神智稍微恢复清醒一点，才知道自己是被绑在厨房的餐桌脚上，手脚都绑得死死的。在他

面前是两张女人愤怒的脸。

“嗯，你醒过来了，是不是，你明白你干了些什么？”这个中年妇人说。

年轻的女儿只瞪着眼睛看看他，一声也不吭。

“布兰顿先生，先奸后杀女人的凶手的布兰顿先生就是你？”这位白发的中年妇人又问了这么一句。

“可是我并没有这样对待你们。”他这时已完全清醒。

“我们对你也没有怎么样，是不是？里帕蒂。”

“妈妈，不要和他多说了。”这个女孩终于开口说话。他看了看这个女孩的脸，上面也是充满了恨意。

“准备好了吗，帕蒂？”母亲问。

“妈妈，你是母亲，该由你动手。”

“好吧，趁他已经醒过来，我们就开始罢！”

他不明白她们的对话代表些什么。她们到底要对他干些什么呢？只看到帕蒂带着调侃的微笑开始脱他的衣服，当她的手接触到他的肉体时，他只觉得一股欲望从小腹升起，浑身都起了一阵轻微的颤抖。

但当他看到母亲拿起那把切肉刀时，他已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他震天价响地叫喊了起来。他看到刀举了起来，在灯光下划出一道银色的长弧，随即他感到下身一阵剧痛。他杀猪似的叫了起来。这把刀还在不停地割弄，痛得他叫个不停。最后他整个身子都瘫痪了下来。

“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要这样？”他无力的呻吟着。

“为什么？现在我就要告诉你为什么？你那肮脏的身体所强暴的那个女孩，就是我的宝贝女儿，你把她切成一块块的丢在伦敦各处。好了，这样一来，你永远不能再糟蹋别的女孩了，今晚你落在我手上，可说是天道循环，报应不爽。”

他大叫了一声，昏厥了过去。

联手作案

〔日〕天藤真

1

今天是五月二日，更是我实现心愿的大日子。

妻曾特别提醒：“一切和平常相同，如果被人认为有问题，那就完了。”

但，我还是冷静不下来，所以被股长讥讽着：“玉木，你好像很高兴，是不是准备和老婆度二次蜜月？”

不过，如若他知道今夜之事，可能会大惊失色吧！一想及此，我又笑了。

不错，明天开始是所谓的“黄金周末”可是，我们的计划并非如何安排这段假期，依我的方式来说，等于是黑夜之王复活之日；依妻的方式而言，则是新怪盗诞生之日！

各位想必已经知道一点眉目了吧？我本来是第一流的犯罪大师。假如各位不信，可以翻翻五年前我失手被捕当时的旧报纸，那时候，全国各大报都以巨幅报导：“横扫一都五县的怪盗伏擒，做案总额达三千余万元。”

同时又说：其专擅的做案手法是针对一般人无法进入的豪邸二楼，事后未留下任何的证物或痕迹，也没被受害者家人见到，在他落网之前，警方一直怀疑是马戏团里退休的空中飞人所干之事。

一回忆起当时如天马行空般的活跃，我就觉得心脏快兴

奋得麻痹了。我做案的最高纪录达到一百八十九户，却从未失手过！

为何我会如失去双翅的天马，在目前安安分分的当一个平凡的工人呢？又为何准备在今夜复活呢？其中经过说来话长，由于情况紧急，所剩时间不多，我只能尽量长话短说，把事实略述一下。

审判我的法官认同检察官对我要求的量刑标准，判了我两年三个月的徒刑，而且，虽然我在狱中的服刑态度良好，仍无法获得减刑。因为，他们认定我是绝对不会悔改的坏蛋。当然，他们猜对了，出狱当时，我根本就不想谋求一般的正常职业，打算在完成准备之后，再好好的大干一票。

可是，像我们这种服刑期满出狱之人，出狱后都必须向一位监护人报到，而我的监护人是位小学老师，名叫玉木京助。

依据我的判断，像这种管教小毛头好几十年之后，连我们这样的人都要加以约束之人，绝对不是好惹的，所以，我原本不想受其监护。可是，转念一想，这也是蒙蔽世人耳目的方法之一，所以就向他报到了。

他家只有两人，一父一女，女儿当时在短期大学念书，准备毕业后任职幼稚园教师。

这是我最大的转机！这位名叫津季子的十八岁少女，马上让我一见钟情了。她可以算是天生丽质，貌美、聪慧，望着我时，眼神并无丝毫瞧不起的阴郁。

我至今仍确信：如果是她，我永远会成为其俘虏！

当时我已三十岁，足足长她十二岁之多，而且刚刚出狱，就算如何迷恋着她，也只是可望不可及。

她父亲严肃地训诫我说，他将介绍我至一家工厂做事，

希望我能借着这个机会，好好地洗心革面，让所有明白我过去之人，都无话可说。

我是真心悔改了。虽然我一向不喜巴结，更不愿受气，可是，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中，我从未违背过自己发誓所下的决心，直到最近……

不久，奇迹发生了。他们父女俩都很能了解我的心情，在去年她父亲去世的三个月前，我入赘为玉木家的女婿，娶了津季子为妻。

新婚初夜，妻喃喃说着：“不受权势及刑罚所挫之人，为我改变了自己的人生……只是这样，我就觉得很幸福了。”

这真是如梦似幻般的幸福！和此幸福相比，怪盗时代的刺激和紧张，简直就不堪比拟了。但是，这也是到最近为止……

两个月前，我们工厂里发生小小的偷窃事件。在工厂内的女排决赛之日，除了选手外，所有的女工们都出去加油了。这时，休息室里放着的手提包被人摸走，里面总计三万两千多块钱的现款也掉了。

这对我真是重大的打击！

警方很快就抵达现场调查，但是，最先被传讯的人竟然是我。而且，不仅是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，他们常是四、五人齐来问我相同的问题。

我真想说：别开玩笑了，虽然我确实只是个工人，但是，去年，妻已自短期大学毕业，目前在幼稚园任职，何况，还有我岳父的终身俸，收入方面，比你们好多了。如果你们要怀疑别人，先看看自己的钱包再说吧。

我还想说：就算我有前科，也希望你们去查查是什么样的前科？被尊称为怪盗的人物，会去偷那种小钱？你们的眼珠

子到底跑到那儿去了？

当然，我真正能做的，只有忍耐，只有继续作着相同的回答。

这项消息，马上传遍了整座工厂，所有人看见我时，眼光完全变了。除了极少数的几人外，眼中仿佛都写着斗大的字，即使在一百公尺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：“贼毕竟就是贼！”

甚至有位女工，在洗手间门前遇见我，还全身发抖，尖叫出声。

幸好，一周过去后，嫌犯抓到了。原来事情是和女工串通消息的附近之小混混干的。

可是，这段期间内，我是何种心情和感受？就算是那些呕心沥血创作出作品的作家，其作品被认为是抄袭时，感受也不会比我更深刻吧？这一周，我简直是活在地狱内！可是，平常对妻无话不谈的我，却未告知她这件事。

我心中的创伤无法平复。这三年来，或许我在人际关系上处理得并不好，却总算是很认真地熬了过来。工厂里的东西，即使是一枝圆珠笔，我也未带回家过。但是，仅仅在一日之间，仅仅是区区的三万两千元，就使我快崩溃了。我该怎么办才好？

这是我第二个转机的开始。

我首先进行的是伪装慢跑的怪盗游戏。往常，我一回到家，都是看看电视节目，然后准备就寝。现在，我表示自己要练习慢跑，到了街上后，就像昔日般边物色目标，边绕着马路往前跑。一到人迹较少的公园或神社，就进入里面，有单杠的话就利用单杠，有墙壁的话就利用墙壁，练习飞檐走壁的功夫。

因为，我若不这么做，心中的郁愤就无法宣泄！可是，我

愈是锻炼自己,心中的“怪盗”念头就愈趋鲜明,几乎已经无法抑制了。

就在此时,妻当场见到了我的练习。

去世的岳父常说:“我的太太有很敏锐的第六感,愈怕她知道之事,她愈能够察觉。津季子是其女儿,依我看,她远比我老婆还更敏感!所以呢,保志夫,你最好别对她隐瞒任何事情,因为,这是无谓的反抗!相反的,一旦有事之际,她能够绝对依赖,这一点,你要谨记于心。”

当时,我总认为这是做父亲的为顾及女儿,特别对我布上的一着棋,我并不以为意。但,也就在这时,事实证明了妻子就是这样的女性。

她早就发觉我的举动有些怪异,这天,她骑着自行车跟踪着我,一见到我在无人的荒寺内面对大榉树挥汗练习,她马上看穿我心中所想之事,更何况,她对于上次偷窃事件的过程也了如指掌……

然而,接下来她的表现,更令我这么稳重之人,都为之大惊失色。

一般的女人,必定显得歇斯底里的又哭又叫的责怪我,但,妻完全相反。不但不哭不叫,更让我牵着自行车,自己挽着我的臂膀,边往回走在静寂的路上,边喃喃诉说着:“真可怜!你无法应付世俗的生活,而一心想再成为怪盗,但是,另一方面却觉得这样对我和父亲无法交待,所以,内心一定很痛苦!对这一点,我竟然未能注意到,是我不好,但是,你也太不应该了,为什么不坦白的告诉我呢?”

“因为,我实在……”

“不仅如此!我从未见过像今晚这样热衷于某件事的你,或许,这就是你的本性吧!虽然,你在工厂里与人相处不来,

但那是因为你明明不愿做那种事，却又勉强自我压抑的缘故。真正的你，一直为此痛苦不已。这次，你终于将它表现出来了，你是天生的怪盗，你的生存价值就在于此。”

“你到底是……”

“如果你打算这么做，那就放心去做吧！我也不愿看到像现在这么毫无生趣的你。你还是重回原来的怪盗身分吧！”

“你是真心这么说？”我怔住了。

在月光下，妻的脸庞如此的高贵、美丽，我从未像此刻般的深深被她吸引住。

“当然是真的。这种事难道还能开玩笑？”她肯定的回答，然后催着我继续往前走，“不过，有三个条件。第一，你要比现在表现的更平易近人。不管是对邻居们，或是在工厂里，都要自我忍耐，努力博得外人的好评。既然你能成为怪盗，这点小事对你应该不太困难吧？”

“啊！”我放心了，“我是职业高手，绝对能够做到的。还有呢？”

“必须要是完美犯罪！对我来说，除了你以外，我最重视父亲的名誉，也深爱目前这份工作，不愿失去它。”

“一切看我的了。”我更放心了，“上次是由于一点小错误才被捕，不过，不会再重蹈覆辙了。即使是赃物，依我们现在的的生活情形，也不必急着脱手了。”

“第三个条件就是针对此。”妻说：“你不能利用以前的销赃管道，因为，那些在警方的档案里已经都有详细注列，马上就会出纰漏。我们连芝麻大小的危险都要避免。”

“等一下！”这时，我脑海中已浮现自己潜入富家豪室二楼的雄姿，忍不住说：“你说得倒很简单，但是，对我们这种